仲景傷寒補亡論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十四

河南郭雍譔次

陽毒五條

雍曰傷寒陰陽二毒最爲疾勢重者張仲景有升麻甘草二湯今竟不見于仲景書中惟脈經載其論證二篇千金方中畧言之今二湯用藥加減與仲景異同金匱要畧復合爲一曰陰毒陽毒升麻鼈甲湯主

之前後諸方書皆無是說然二疾冰炭也用藥正相反諸書之間雖有升麻甘草二湯方味皆同又與要略異以此不能無疑惟活人書二方用藥不同最爲當理第不見活人書升麻湯所出方書想朱氏必有所據今從活人書用二藥士弱曰二方載外臺秘要云出古今錄驗方

王叔和脈經曰陽毒爲病身重腰背痛煩悶不安狂言或走或見鬼或吐下利其脈浮動大數面赤斑斑如錦文咽喉痛吐膿血五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有傷寒二三月便成陽毒或服藥吐下後變成陽毒升

麻湯主之龐氏云又宜葛根龍膽湯雍曰此疾常有之不知治多大吐下血而死雖用助陰去熱藥亦須有解毒在其中則可用

活人書曰陽毒病陽氣獨盛陰氣暴絕必發躁狂言妄走面赤斑斑如錦文咽痛或下利赤黃脈洪實滑促宜用酸苦之藥令陰氣復而大汗解矣葶藶苦酒湯升麻湯大黃散梔子仁湯黑奴丸可選而用之雍曰表裏皆大熱證者宜黑奴丸審知熱在裏不在表以朴硝大黃桃仁藥下之其物則多服升麻也葢陽

毒之作甚暴非陰毒比 下原文缺 雷時强人 下原文缺 及小兒便宜用升麻湯豫防其毒

又曰近人治傷寒脈洪大內外結熱舌卷焦黑鼻中如烟煤者則以水漬布薄之疊布數重新水漬之稍捩去水搭于胸上須臾蒸熱又漬令冷如前薄之乃換新水日數十易熱甚者置病人于水中熱勢纔退郎已亦良法也

雍曰置人水中之法勢甚不得已雖可用亦難用須內熱少衰勢未解則可不然水迫外熱併歸于內則

不可支也大抵陽虛狂躁與傷寒下證不同下證只坐臥不安陽毒則必欲起走且有力人不能制雖見江河亦入也亦有偶然得解者非常道也雍曰嶺南治熱瘴取蚯蚓研爛新冷水漬取清汁飲之此未試也葢說言獺肝治熱不治冷余嘗苦病後潮熱以冷水調少許末服之則止然未嘗用治大熱也漫書之以備用

陰毒七條

叔和脈經曰陰毒爲病身重背强腹中絞痛咽喉不

利毒氣攻心心下堅强短氣不得息嘔逆脣青面黑四肢厥冷其脈沈細緊數身如被杖五六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也或傷寒病一二日便結成陰毒或服藥六七日以上至十日變成陰毒甘草湯主之雍曰要略有咽喉痛字千金二毒並同脈經金匱要略陽毒之爲病面赤斑斑如錦文咽喉痛吐膿血陰毒之爲病面目靑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此與脈經證同語異第語簡而易明故重錄之

龎氏曰陰毒之爲病因汗下藥性冷所變多在四五

日也或素表陽氣虛冷始得病便成陰毒或始因傷
爲冷物便成陰毒服甘草湯仍作返陰丹喘促吐逆
者入口便定服藥三五服不退便于臍下一寸半灸
之大炷百壯未愈可至二百壯若手足極冷小便濇
小腹硬痛囊縮即須于臍下四寸如前灸之仍用當
歸四逆加吳茱萸湯同返陰丹頻頻與服內外逼逐
亦可解稍緩則死矣其陰毒氣結在小腹故小便濇
切不可用利小便藥有以炒鹽及熱藥熨臍下者其
冷氣在少腹之間被熱物所熨無處通出即衝上奔

心其死尤速也當須預服溫劑然後熨之非不當熨
也

又曰陰毒脈沈微欲絕四肢逆冷大躁而渴不止宜
服附子飲子仍下硫黃丸尤妙

活人書曰陰毒之爲病初得病手足冷背強咽痛糜
粥不下毒氣攻心腹痛短氣四肢逆冷嘔吐不利身
如被打宜服陰毒甘草湯白朮散附子散正陽散肉
桂散返陽丹返陰丹天雄散正元散退陰散之類可
選用之雍曰升麻甘草二湯觀其用藥性甚緩然諸

家必先用之者以古人治陰陽二毒者惟此二湯故須用之以去其毒勢而後輔之以他藥也
又曰陰毒本因胃氣虛寒或因冷物傷脾外傷風寒內既伏陰外又感寒或先感外寒而內伏陰內外皆陰則陽氣不守遂發頭疼腰重
又曰陰盛傷寒心間煩躁四肢逆冷白术散返陰丹皆主之雍曰朱氏返陰丹比之龐氏加附子乾薑桂心爲六物其灸法先灸臍下一寸間若其人手足冷少腹硬即更于臍下兩邊各一寸三處齊灸之仍與

四逆返陰二藥頻服方可解退若加以小便不通及陰囊縮入少腹絞痛欲死者更于臍下三寸石門穴火灸之仍可服二藥切不可與尋常利小便藥也

雍曰從兄盛年恃健不善攝生因極飲冷酒食內外有所感初得疾即便身凉自利手足厥額上冷汗不止遍身痛呻吟不絕偃臥不能轉側心神俱無昏憒恍惚呼醫視之治不效子言兄曰此疾證甚重而病人甚靜又覺昏憒身重不能起自汗自利四肢厥此陰病無疑也又遍身痛不知處所出則身如被杖陰

毒證也安得不急治醫者之言繆悞不可聽乃急令服四逆湯灸關元及三陰交未知加服九鍊金液丹利厥汗皆少止稍緩藥艾則諸證復出再救急治如此進退者三比三日兩夜灸千餘壯服金液六十餘粒四逆湯一二斗方能住火灸湯藥陽氣雖復而汗不出證復如太陽證未敢服藥以待汗二三日後大煩躁飲水次則譫語斑出熱甚無可奈何復與調胃承氣湯得利大汗而解陰陽反覆有如此者前言煩躁不可投凉藥此則可下證具非止小煩躁而已故

不可同也

發斑十三條

論曰發斑一證緣仲景書遺逸不詳見故諸家之說無所統大抵斑有數種惟熱毒入胃者當下之非下斑也下其胃中之毒也而胃中之毒由斑而後見也若皮間暴作癮疹無他裏熱證者不可下當服平涼去風解肌藥及以摩膏治之若在春末及夏不宜火灸及重覆隨其淺深略分內外不可一切用藥亦表虛不可發汗也

千金方載華元化之言曰傷寒熱毒之氣五日在腹六日入胃乃可下也若熱毒在外未入于胃而先下之者其熱乘虛入胃則爛胃也然熱入胃要須下去之不可留于胃中胃若實其熱爲病三死一生胃虛熱入爛胃也其熱微者赤斑出此候五死一生劇者黑斑出此候十死一生千金又曰病者過日不以時下則熱不得泄亦爛胃斑出雍曰發斑有下之太早者有失下者故王仲方謂下早熱入胃者斑出下之遲失下之亦斑出

活人書曰發斑有兩證溫毒熱病皆有斑也溫毒發斑者冬時觸冒寒毒至春始發病初在表或已發汗吐下而表證未罷毒氣未散故發斑黑膏主之又冬月溫煖人感乖戾之氣冬未即病至春或被積寒所折毒氣不得泄至天氣暄熱溫毒始發則肌肉斑爛癮疹如錦文而攻心悶但嘔清汁葛根橘皮湯主之

雍詳發斑有陽毒溫毒熱病熱病即今之傷寒也溫毒發斑于三日之內毒氣在表時即出以此驗其溫毒非熱病也葢其毒久鬱而發病不在裏故不可下

必隨表證治之當用藥解肌熱麻黃桂枝皆不可用
也如三日毒不解其病入裏則同傷寒治之
又曰熱病發斑與時氣同或未發汗或已經汗下而
熱毒不散表虛裏實熱毒乘虛出于皮膚所以發斑
雍曰此證是温毒發斑也與傷寒發斑不同蓋温毒
之毒本在裏久爲積寒所折腠理閉塞不得出及天
氣暄熱腠理開踈乃因表虛鬱發爲斑是時在裏之
毒發在表故可解肌而不可下也傷寒之毒初亦在
裏久不能出及春再感温氣腠理方開隨虛而出于

表遂見表證而未成斑也醫者昧于表裏之證下之太早時內無毒氣可下所損皆胃之眞氣眞氣既損則胃爲之虛矣邪毒者乘虛而出乘虛而入者以先損之虛胃而當復入之今毒力必不勝而胃將爛是以其華見于表而爲斑則傷寒之毒初蘊于裏出而之表耳既見于裏又見于表是毒氣往來者再矣諸經者血脈之道路也今邪毒往來于道路而榮衛氣血不通其人可久乎此其所以不通也然溫毒之斑惟感于動而發從而散之則去矣傷寒之毒已發而

復過之又虛而復客之郎入于胃如升堂入室不復可逐必使下泄于腸胃則可出故必下之所以救胃爛也元化曰要須下去之不可留于胃中是也故温毒之斑鬱發之毒也傷寒之斑爛胃之證也發則可去爛則不可生是以言五死一生十死一生也其爛如何曰毒熱焚于內則胃爲瘡爛矣

又曰大抵發斑不可用發表藥葢表虛裏實若發汗重令開泄更增斑爛也元參升麻湯大青四物湯猪膽雞子湯可選用之𤸇曰温毒發斑戚在表惟可解

肌不可發汗傷寒發斑毒氣在胃當下不當汗也故皆腹痛眼睛疼身體倦怠四肢逆冷額上手背冷汗不止或多煩渴精神恍惚如有所失二三日間或可起行不甚覺重診之則六脈沈細而疾尺部短小寸口脈或大若誤服凉藥則渴轉甚煩躁急有此病證者便須急服辛熱之藥一日或二日便安

又曰若陰毒漸深其候沈重四肢逆冷臍腹轉甚或咽喉不利心下脹滿結硬躁渴虛汗出不止或時鄭聲指甲面青色黑六脈細沈而疾一息七至以上有

此證者速于氣海及關元二穴灸二三百壯以手足和緩爲效仍兼服諸丹散內外逼逐令陽氣復而大汗解矣若陰毒盛而陽氣暴絕則爲陰毒陽毒盛而陰暴絕則爲陽毒大抵離絕陰陽非大汗不能復其正氣也

又曰若陰毒已深疾勢困重六脈附骨取之方有按之則無一息十至以上或不可數至此則藥餌難爲功但於臍中用葱熨法或灼艾三五百壯如手足不溫不可治也如手足溫更服藥以助之若陰氣散陽

氣來則漸減熱藥調治之陽氣乍復往往却煩躁切不可投凉藥煩躁甚者再與返陰丹則定也

又曰六脉俱浮大或沈取之而不甚疾者非陰證也大抵陽毒傷寒其脉多弦而洪數陰毒傷寒其脉沈細而弦疾

又曰陽盛則身熱而無汗陰盛則身冷而有汗岐伯曰陽盛則身熱腠理閉喘粗為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而厥不可用發表藥雍曰發斑一證以仲景不言故諸書少至當

之論旣不分溫毒傷寒在表在裏不同又不別發斑癮疹諸瘡之異雖朱氏亦然活人書曰斑瘡癮疹如錦文俗名麩瘡素問謂之疹此亦發斑癮疹麩瘡三病爲一證也雍詳發斑未嘗成瘡也傷寒之斑初如朱硃細點又如狗蚤嚙痕初甚稀有漸加稠密是也癮疹略如風尸亦有赤白二種赤者如錦文也不如風尸之高起漸隱而起相連續初多起臂腿次滿腹背皆成錦花者是也溫毒之斑略類赤色癮疹又不與傷寒斑同至俗名麩瘡者乃是陽毒諸瘡之類與

斑疹二者不同古有陽毒瘡者卽本俗名豆瘡麻子瘡水鈴麩瘡皆是也皆因形名之每有輕重惟豆瘡爲至重其他若悞服凉藥亦皆能殺人又有暴發錦文癮疹者初無傷寒證但前一日二日減食情思不佳次必臂腿瘙癢搔之隨手錦文出丹毒治之塗赤小豆雞子清甚佳胸中餘毒不去則胸中煩悶不入食二三日服解毒藥去毒盡乃安石南湯元參升麻湯正解此毒諸家論斑毒瘡疹皆爲一類故此略辨之其詳自有陽毒斑瘡論並在小兒傷寒部中

問曰仲景不言斑者何也龐氏曰古方雖有治方而法不詳備疑當時熱毒未甚鮮有死者雍曰非也其論亡逸也如陰陽二毒本論皆無攷之千金則知嘗有而今亡矣亦猶是也又仲景自治傷寒必不至出斑蓋傷寒之斑非本證皆醫者之所爲仲景不可下則不下可下則下必不至于下之早亦必不至于失下何緣有斑出陽明證中多言急下之者是也亦恐傷寒爲庸醫所悞則斑出故不得不論耳醫者苟能工于汗下證則結胸痞氣發斑發黃皆不應有可不

審哉

問曰諸證發斑何藥以解之孫眞人曰凡除熱解毒無過苦酢之物故多用苦參青葙艾梔子葶藶苦酒烏梅之屬是其要也熱盛非苦酢之物不解熱在身中旣不時治治之又不用苦酢之藥如此救火不以水也今諸療治多用甘辛薑桂人參之類此皆貴價不常有比行求之轉以失時而苦參青葙葶藶艾之屬所在盡有除熱解毒最良得病內熱者不必按藥決也便以青葙苦參艾苦酒療之但稍與促其間無

不解也雍曰此論不暇尋求所在可得之藥其他則如千金活人書龐氏論中藥與證相對者皆可用前已載之矣

問曰斑出必欲下何藥爲宜雍曰三者之病陽毒最爲重其斑爲證自有之治從本方温毒內外熱盛不能偏表偏裏須兩解之以去內外熱宜白虎加人參湯化斑湯若內外熱太甚者依陽毒治之常時傷寒候下失下致斑出者其毒已入胃審其無表證有下證宜用調胃承氣湯以除胃中熱蓋此斑非獨表證

也

雍論曰仲景本論不見斑證惟千金方載華佗之說最爲至當而近時醫家多不見取故其論不分毒在表裏仍并瘡疹混爲一說設誤汗下寧不害人惟龐氏朱氏善究根源持論亦如此若不用華言則無用調胃承氣之理雍曰睹其效驗故主其說然已經孫眞人手復何疑哉

發黄三十條

仲景曰脉浮而動數醫反下之動數變遲陽氣內陷

心下因硬則爲結胸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常氏云發黃者與茵陳煎濃汁調五苓散亦可雍曰凡黃皆用二藥重者茵陳蒿湯輕者五苓散

又曰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温者是爲係在太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治在陽明證中

又曰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

又曰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而小便不利者必發

黃常氏云可與茵陳湯五苓散

又曰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爲熱越不能發黃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宜下之茵陳湯主之

又曰傷寒六七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湯主之

又曰傷寒身黃發熱梔子蘗皮湯主之

又曰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主之

又曰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故也以爲不可下也于寒濕中求之常氏云可五苓散

又曰傷寒頭痛翕翕發熱形象中風下之益煩心發汗則致痓熏之則發黃雍曰治在不可汗證中發黃則茵陳蒿湯也

又曰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常氏云可茯苓湯五苓散雍曰宜千金方穀疸丸

又曰太陽中風以火劫發汗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小便利者其人可治雍曰治法在不可火證中身黃者茵陳湯小便難者五苓散

又曰寸口脈陽浮而陰濡弱陽浮則爲風陰濡弱爲少血浮虛受風少血發熱醫以火熏熨令汗出惡寒遂甚客熱因火而發身因爲黃小便難鼻中出血復下之熱瘀在膀胱畜結成積聚狀如豚肝當下不下心亂狂走赴水畜血若去目明心了此皆醫所爲輕

者得愈劇者不治𤼵曰詳治在不可火證中先下積
血次身黃小便難治如前證
又曰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
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
黃小便難𤼵曰治在陽明證中身目黃茵陳蒿湯小
便難者五苓散
又曰傷寒發熱口中勃勃氣出頭痛目黃衄不可制
𤼵曰治在不可下證中目黃如前法治
又曰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

下之不能食而脇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强小便難雍曰治在吐下後證中身黃小便難治如前法

千金方曰諸病黃疸宜利其小便假令脉浮當以汗解宜桂枝黃耆湯

又曰傷寒熱出表發黃疸麻黃醇酒湯冬用宜酒春用宜水

又曰治黃疸鼻中取黃汁宜瓜蔕赤小豆秫米末石瓜丁散

又曰時行病急黃并瘴癘疫氣痞瘧宜茵陳丸餘見

千金十卷 今千金三十四卷

巢氏曰傷寒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必發黃被火額上微汗出而小便不利亦發黃其人黃如橘色或如桃枝色腹微滿此由寒濕氣不散瘀熱在脾胃也又時氣發黃候曰濕氣盛畜于脾胃脾胃有濕則新穀鬱蒸不能消化大小便結澀故發黃又溫病候曰發汗不解溫毒氣瘀結在內小便爲之不利故發黃雍曰巢氏所論即仲景陽明懊憹被火二證及寒濕一證而已亦甚略也言簡多不盡意大抵瘀

熱在裏不解必爲黃熱在膀胱亦爲黃也桃枝色者孫眞人云久則變作桃皮色也

又巢氏黃病論曰黃病一身盡痛發熱面色深黃七八日後熱結在裏有血當下如豚肝狀龐氏云有血抵當湯狂者血下必自愈其人少腹滿急若眼睛濇痛鼻骨疼兩膊及項强腰背急則是黃候大便濇但得小便利則不慮死矣不用大便多多則心腹脹不住此由寒濕在裏則熱蓄于脾胃腠理不開瘀熱與宿穀相搏鬱蒸不得消散則大小便不通故身體面背變黃色凡黃候

其寸口近掌無脉鼻口氣冷並死不治
活人書曰病人寒濕在裏不散熱蓄于脾胃腠理不開瘀熱與宿穀相搏鬱蒸不消化故發黄此皆巢氏之言惟改一表裏字
又曰發黄與瘀血外證及脉俱相似但小便不利爲黄小便自利爲瘀血要之發黄之人心脾蘊積發熱引飲脉必浮滑而緊數若瘀血證發狂大便必黑此爲異耳凡病人身體發熱頭面汗出身無汗劑頸而止渴引水漿小便不利如此必發黄茵陳蒿湯五苓

散加茵陳主之

又曰茵陳蒿湯十分五苓散五分二藥拌匀每服三錢溫酒調服日三服卽以茵陳蒿湯調五苓散服之最良病人服湯得小便利如皂角色赤一宿腹減則黃從小便中出也梔子蘗皮湯麻黃連翹赤小豆湯皆可選用

又曰傷寒欲發黃者急用瓜蔕末口含水搐一字許入鼻中出黃水甚驗

又曰太陽病一身盡痛發熱身如熏黃者何也太陽

中濕也琟曰宜五苓散太陽下宜有一病字中濕原本是溫字

又曰白虎證與發黃相近遍身汗出此爲熱越白虎證也頭面汗出頸以下都無汗發黃證也琟曰白虎證遍身汗出安能發黃故仲景言陽明熱越不得發黃也

琟曰巢氏黃病一論未爲該通而諸家傷寒論中多從之夫致黃之由非一或快下或火熏皆能成黃非止寒熱穀氣而已大抵寒邪中人久不能去變爲熱毒假春風發動表爲可出之時旣動則不可復回而

腠理不開無由作汗而出鬱而在裏終不能散淫邪泮衍血脈傳流其毒之重者遇血相搏不能勝爲之變結或如豚肝或如墨色此爲邪氣所敗之血也無以泄其邪則血枯而人死其輕者鼓血而上隨衄可出濇者因促滑氣而下隨溺可去旣不能與血相搏又不能開腠理而生汗上不可出下不可去乃散于毛竅之際已失所舍而無可定止進退不能鬱爲至黃之色以待汗與溺而後通此毒非不欲出也猶人之行及門而無路也醫者疏通其道而指示之不爲

汗則爲溺未有不去之理然毒在腠理之內與正氣爭持正邪相窒毛空亦不可開是以不能作汗必從開竅利小便而出此所以毒氣在裏不能出者必成黃血二證雖輕重上下不同其理一也有可汗而出者乎曰脉浮甚者其表必疏可汗而出之也

龎氏曰孫眞人云凡遇天行熱病多內熱發黃但用瓜丁散內鼻中黃水出乃愈卽後不復病患黃矣常須謹候病人四肢身面微似有黃氣卽速行瓜丁散不可令散漫失候必大危矣特忌酒麪色慾犯者不

治瓜丁細辛含水搐一字

許于千金方三味不同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十四終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十五

河南郭雍譔次

瘀血圊血便血證十一條

仲景曰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

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屬桂枝湯
外解已血未下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
氣湯雍曰小便不利不可攻也
又曰太陽病六七日表症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
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鞕滿而小便自利
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
宜下之以抵當湯主之
又曰太陽病身黄脈沉結小腹鞕滿小便不利者爲
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症諦也抵當湯主

之常氏云小便不利無血者與五苓散
又曰傷寒有熱小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
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又曰陽明症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
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鞕大便反易其色必黑者宜
抵當湯下之
又曰病人無表裏症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
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飢至六七日
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當湯脈經云若脈數不解而

下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

又曰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此熱在膀胱必便血也常氏曰宜用桃核承氣湯芍藥地黃湯雍曰宜先犀角地黃湯

又曰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可愈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血常氏云便血者可黃芩湯雍曰熱已除者畏黃芩

又曰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常氏云可蘗皮湯

又曰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圊血也

雍曰凡病各有輕重治病用藥亦有輕重且如瘀血一症用抵當湯依法如此不可易也若其血症輕或治之早者亦不須用只服犀角地黃湯血症稍重及治之差遲者則用桃核承氣湯其重及治之遲者方用抵當湯丸抵當湯丸是十分之藥輕病不宜用也用他藥倣此

衄血吐血十條

仲景曰太陽病脉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衂者愈

又曰傷寒脉浮緊不發汗因致衂者麻黄湯主之雍曰麻黄湯發其汗則熱越而出其衂必輕怡雲子云若依時發汗則不衂矣脉浮緊當用麻黄湯發汗非致衂後用也衂則愈矣

又曰太陽病脉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症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衂衂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黄湯主之

又曰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

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常氏云疑字悮也設須發汗當用麻黃湯不然用桂枝麻黃各半湯取其小汗出而已雍曰此症不言有汗無汗故後人用藥有疑然反覆詳讀似無可疑者衄家固當用麻黃湯仲景以病仍在表雖當發汗而裏症不大便六七日既不敢用承氣攻裏亦不敢用麻黃大發汗故止用桂枝逐表邪表解若見裏症待其可下復用承氣攻之也此不用麻黃之意若頭痛必衄六字是此症中一 小變症仲景

不言治衄法蓋此症其初裏症似重故仲景初欲與承氣湯後言仍在表者是表症亦輕也表輕則衄衄則表當解不必用藥雖桂枝亦不當服當移宜桂枝湯四字於當須發汗之下看則意亦明矣

又曰陽明病口鼻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此必衄常氏云宜黃芩芍藥湯

又曰脉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常氏曰可黃芩湯

又曰動氣在右不可發汗發汗則衄而渴心苦煩飲

則吐水雍曰此有衄渴吐水三症故龐氏先五苓散以止渴次用竹葉湯以止煩煩止則衄退矣

問曰仲景言衄家不可發汗亡血家不可發汗此皆用麻黃湯何也雍曰王仲弓言久衄之家旣已亡血故不可汗今緣失發其汗致衄當分其津液乃愈此論固已當又龐氏之言爲甚明其言曰脉浮緊無汗服湯未中病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小衄而脉尚浮者宜麻黃湯衄已脉微者不可再行也此分有汗無汗麻黃桂枝脉浮脉微最爲當理以是論之則小

衄者有發汗分津液之理大衄者病必自解當聽之惟慮其衄不肯止則依活人書以藥止之若小衄發汗無汗則反成大衄也

仲景曰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强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者是名下厥上竭爲難治雍曰常氏用芍藥地黄湯以治上竭而不治下厥雍謂下不厥則上不竭必先以當歸四逆湯治下厥仍灸太谿穴三陰交湧泉穴以止少陰之厥或三陰交難取則太谿湧泉尤奇

又曰咽喉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微絕手足厥冷欲得踡卧不能自温龐氏曰乾薑甘草湯主之常氏曰咽中閉塞可小柴胡湯發汗吐衄者栢葉艾葉湯氣微厥逆踡卧者當歸四逆湯雍曰亦宜灸三陰交湧泉穴以止厥逆踡卧切勿服小柴胡湯

狐惑并䘌病十條

金匱要畧曰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王叔和曰其氣如傷寒活人書曰名狐惑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卧起不安蝕於喉爲惑蝕於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

食臭其面目乍赤乍白乍黑千金同病源曰或因傷
寒而變成此疾
又曰蝕於上部則聲喝（一作嗄金匱作聲嗄）甘草瀉心湯主之（千金同）
又曰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淹洗之千金又
曰此由溫毒氣所為也（病源作濕毒者所為候）
又曰蝕於肛者雄黃散熏之（千金同）外熏法宜用千金
也
又曰其人脈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臥汗出初得之
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眥黑叔和曰黃黑

若能食者膿已成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千金云治狐惑當用黃連薰草湯叔和曰病人或從呼吸上蝕其咽或從下焦蝕其肛陰蝕上爲惑蝕下爲狐狐惑並用猪苓散主之

千金曰此由濕毒氣濕當作溫然濕所爲者狐惑正病也

又曰傷寒不發汗變成狐惑狐惑者此自傷寒氣而變也

又曰𤸪病與狐惑百合濕溫之病鬼魅皆相似宜精察節氣其新故二氣相搏成此病也

活人書曰狐惑傷寒與濕䘌皆蟲證初得狀如傷寒
或因傷寒成此疾雍曰狐惑與䘌雖是兩疾治法不
相遠矣
又曰大抵傷寒病腹內熱入食少腸胃空虛三蟲行
作求食蝕人五臟及下部爲䘌病其候齒無色舌上
盡白甚者唇黑有瘡四肢沉重忽忽喜眠蟲蝕其肛
爛見五臟則死當數看其上下唇上唇有瘡蟲蝕其
藏下唇有瘡蟲食其肛也殺人甚多因下利而得治
䘌桃仁湯黃連犀角湯雄黃銳散主之雍曰常見有

舌上䶍成瘡不止唇而已病源作上唇內下唇內爲當

雍曰狐惑之䘌病亦多有之因醫者旣汗又吐或又下或利小便亡津液太過熱毒內攻藏府枯焦蟲不得安故上下求食亦有不發汗內熱焦枯而成者凡人之喉及陰肛常有是皆比其他肌肉最津潤處故蟲緣津潤而食之䘌病又不止因傷寒而成多自下感之因居濕地下利不止日久者必得依朱氏服湯用銳散若在肛外可見用蘆薈龍胆塗之尤妙然必

先湯內攻而後淋洗外塗也夏秋之交小兒因下利

感此疾尤多當須淋洗肛外頻視之見細紅點初有

十數卽急治之稍遲則增多經夕卽十數倍如倉卒

不能辨只先以蘆薈加小豆以塗之他藥能殺蟲而

不能毒人者亦可用醫工不識悞小兒甚多若夫湯

淹法屢驗

百合病十四條

千金論曰百合病者謂無經絡百脈一宗悉致病也

皆因傷寒病虛勞大病已後不平復變成斯疾其狀

惡寒而嘔者病在上焦也二十三日當愈其狀腹滿微喘大便堅三四日一大便時復小溏者病在中焦也六十三日當愈其狀小便淋瀝難者病在下焦也三十三日當愈各隨其症以治之雍曰孫氏著論皆見於古書獨此論中分三焦症古無所見豈其書亡乎果分三焦則各有所在諸藥可治不應仲景曰諸藥不能治乃時用諸百合湯也千金百合病餘論則皆見於金匱矣惟此一論有異

金匱要略論曰百合病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意

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然欲卧復不得卧欲行復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聞食臭時如有寒實無寒如有熱實無熱口苦小便赤千金云至朝口苦小便赤澁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所加者百合之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其候於溺時卽覺頭痛者六十日乃愈溺時頭不痛淅淅然寒者四十日愈若溺時覺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症或未病而豫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或一月微見者各隨症治之千金或病一月二十日後見其症者治之喜

悞也雍曰此論有言不甚明處今皆以千金論中字足之又如一月二十日後症方出則一月二十日之前為治安得不悞故千金論中治之喜悞四字最為要切論言其症者謂溺時三症也

叔和曰百合之為病其狀若默默欲卧復不得卧或如强健人欲出行而復不能行意欲得食復不能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聞飲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至朝口苦小便赤黃身形如和其脈微數百脈一宗悉病各隨症治之

金匱又曰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爲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爲逆千金曰百合病見在於陰而攻其陽則陰不得解也復發其汗爲逆也見在於陽而攻其陰則陽不得解也復下之其病不愈雍曰金匱之意謂見陽當攻陰若不攻陰而發其汗則爲逆見陰當攻陽若不攻陽而復下之亦爲逆此爲易明千金言見陰攻陽陰未解之間不可復發汗恐陽再受攻故爲逆見陽攻陰陽未解之間不可復下之恐陽

再受攻故爲逆其意難明

又曰治百合病發汗後者宜百合知母湯外臺云發汗已更發者下之已更發者吐之已更發者

又曰治百合病下之後者宜百合滑石代赭湯

又曰治百合病吐之後者宜百合雞子湯

又曰治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宜百合地黃湯

又曰百合病經月不解變成渴者宜百合洗方

又曰百合病渴不差宜栝樓牡蠣散

又曰百合病變發熱者宜百合滑石散

千金曰治百合病變腹中滿痛者宜百合散

雍曰詳金匱言發汗後下之後吐之後皆有百合病也而千金方言百合病已經發汗之後更發者百合病已經下之後更發者百合病已經吐之後更發者其意謂百合本病汗下吐之後而更發非傷寒汗下吐之後變成百合病也反似百合病中治勞復之傷而不見正行汗下吐百合病之藥於義未甚安恐因數百年間傳錄校正悞有增加非孫氏之本文故活

人書只用金匱本文不用千金增加更發等字而龐氏直改其語云治汗後百合病治下後百合病治吐後百合病尤使人不疑也

又論曰仲景以藥之百合治百合病者與神農經主治不相當自古莫能曉其義是以孫眞人言傷寒雜病自古有之前古明賢多所防禦至於仲景時有神功尋思旨趣莫測其致所以醫人不能鑽仰此亦未能鑽仰之一也古人以孫眞人之智猶如此況乎後之來者然百合須百合治之智者不能知則前所謂

三焦者既有所在又三焦各有主對之藥按圖可治何難之有不必須百合而後治雍是以疑非孫氏之言或因而見三焦之症有如前所言更不必問是百合非百合皆以三焦藥治之可也然百合之爲物豈因治百合之病而後得名哉或因是病須百合可治因名曰百合乎皆莫能測知也然少時見先生言以百合湯治一僕病得愈是時雍未甚留意不解仔細看症雖見其似寒似熱似饑似飽欲行欲卧如今百合之症又自呼其姓名有終夕不絶者時至醒時問

之皆云不知此症殊不可曉豈所謂如有神靈所加者乎恐人有如是症者因筆於此後此症又與素問所謂解㑊者相類

傷寒勞復三十二條

素問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搏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治遺奈何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

又曰病熱當奈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

多食則遺此其禁也

仲景曰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豉湯主之

又曰傷寒差已後更發熱小柴胡湯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實實一作緊以下解之常氏云汗宜柴胡桂枝湯下宜調胃承氣湯

又曰大病差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

又曰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以丸藥溫之宜理中丸

又曰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竹葉石膏湯主之

又曰病人脈已解脈一作熱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

華元化曰時病差後酒肉五辛油麵生冷酸滑房室皆斷之此其大略也

孫眞人曰凡熱病新差及大病之後食猪及羊血肥魚油膩等必大下利醫所不能治也必至於死若食餅餌粱黍飴脯膾炙棗栗諸果脩脯及堅實難消之

物胃氣尙弱不能消化必更結熱設以藥下之則胃氣虛冷大便難禁不下之則死下之則危皆難救也熱病及大病之後多坐此死不可不愼也

又曰新病差後但得食糜粥寧少食令飢愼勿飽不得他有所食雖思之勿與也引日轉久可漸食羊肉白糜若汁羹雉兎鹿肉不可食猪狗肉也新差後當靜卧愼勿早起梳頭洗面非但勞體亦不可多言語用心使意勞煩凡此皆令人勞復故督郵顧子獻得病已瘥華叔視脉曰雖差尙虛弱未得復陽氣不足

慎勿勞事餘勞尚可女勞則死當吐舌數寸其婦聞其夫差從百餘里來省之經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熱口噤臨死舌出數寸而死病新差未滿百日氣力未平復而以房室者略無不死有古人名蓋正者疾愈後六十日已能行射獵以房室卽吐涎而死近有一士大病差十餘日犯之小腹急痛手足拘攣而死

又曰時病差後未滿五日食一切肉麵者病發必困

又曰差後新起飲酒及韭菜病更發

又曰新差食生魚鮓下利必不止食生菜終身顏色

不復食生果及羊肉者必膈上作熱蒸食犬羊等肉必作骨中蒸熱食魚肉瓜生菜令人生腫食蒜膾者疾更發必致大困新汗解飲冷水者心包冷令人虛補不復雍曰傷寒之爲熱毒諸疾不可不謹懼其後者畏此毒之再作也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况飲酒食棗羊犬肉皆大熱之物以此致復無不大困且汗下之後表裏俱虛胃氣困弱食過多食生冷及小有勞動必皆致復可不謹哉雍見北方多此疾亦有調攝之方疾愈之後三日之內惟食白粥言語亦忌三日

之外粥內稍加滋味六日之後方食至軟之飯稍加麵絲葱蒜羹切忌梳頭洗手此疾初自足起故雖二十日後亦不敢洗足犯之必皆復前論或言忌羊或言忌猪不同者猪羊皆忌食也猪畏動風下利羊畏熱復北土病愈一兩月後後有敢食猪肉者而羊近亦忌兩月遠須百日更有其人若十分平復當少食勿多食也北土羊羹其熱尤甚而洛原間猪不甚發病西北至秦晉南至漢南則猪不可食秦晉尤甚南方猪羊亦多有病仍須用心選擇葢大病之後藏府

血氣不與平日同也禁忌三日如法則七日可保也七日如法則二七三七日可保三七如法則一月三月可保令其在初調護之力目擊如此之人未有不速平復者至房屋則須忌百日外孫氏之論一字不可忽葢一勞復之後必困於前病時再復之後又困於一復時況有三復四復殆不勝其困矣是以往往以疾復而死也貴家大族多有女兒嬌縱又經汗下之後腸胃空虛急欲得食雖食而未能消化必須致疾難於勸說全在父母曉解左右有能調和之人爲

調節之則可也若病人差後惟喜食白粥則永無患矣

千金方曰傷寒差後更頭疼壯熱煩悶宜服黃龍湯

又曰男子新病起近房室而復者宜服赤帛燒散

又曰病後蚤起及食多勞復者鼠屎豉湯崔氏加梔子

又曰食飽不消勞復脈實者宜梔子香豉鼠屎大黃方

又曰勞復氣欲絕宜麥門冬湯起死人困有效

又曰傷寒差後一年心下停水不能食者宜地黄白术麵湯方

龐氏曰病新差後氣血津液衰耗切勿爲諸動事凡言語思慮勞神梳沐澡類勞力勞則生熱而病復如初也又新差後精髓枯燥切不可爲房事犯之必死如顧子獻是也此名女勞復又非陰陽易素問有言食多則難消化復病如初此名食復新差强人足兩月虛弱人足百日則無復病矣

又曰天行勞復頭痛四肢疼痛宜葱豉鼠屎湯此湯

最妙

又曰天行勞復作熱旦至晚則腰脊痛頭項强重宜葛根薑豉湯

又曰傷寒已差勞復如初脉浮無汗者宜桂枝梔子湯自汗者去麻黃

又曰傷寒勞復如初脉浮無汗者重

又曰傷寒勞復如初自汗出者脉浮煩躁甚宜梔子石膏薑豉湯加雄鼠屎

又曰病新平復後勞動發熱熱氣攻胸手足拘急搐

搦如中風狀宜瓜蔞竹茹湯

又曰天行差後勞復發熱嘔吐食不下者宜蘆根橘皮湯

又曰男子房勞成復者宜鼠屎薤根湯兼治陰陽易神驗

又曰男子房勞復發口噤舌出者死又始得勞復百節痛如被打渾身沉重恍惚失措脈促而絕不可治或有吐涎不已或有譫妄煩亂者不治

又曰婦人病未平復因夫所動少腹篡中急痛腰胯

痛四肢不任舉動無熱症者附子黃芪湯

活人書曰新病差血氣尚虛津液未復因而勞動生熱熱氣復還入經絡名曰勞復仲景云小柴胡湯主之又有食復者大病新差脾胃尚弱强食過多停積不化因而發熱名曰食復仲景於枳實梔子湯後云若有宿食者加大黃如博棋子五六枚服之愈廣濟療復雄鼠屎湯許仁則七味葱白湯皆可選用雍曰病差後梳沐等事皆易爲禁止惟腸胃空者食不已故多食復然勞復之中食服亦易所患再三作耳

陰陽易六條

孫眞人論曰婦人温病雖差未能平復血脉未和尚有熱毒足以毒人男子接之得病名爲陰易之病其人身體重熱上冲胸頭重不能舉眼中生眵瞸（一作膜脉）四肢（一云膝脛）拘急小腹絞痛手足拳皆即死其亦有不即死者病苦小腹裏急熱上冲胸頭重不能舉百節解離經脉緩弱血氣虛骨髓竭便嘘嘘吸吸氣力轉少着床不能動揺或引歲月方死晉代名醫張黄言有婦得病差後數十日有六人接之皆死可不戒之

仲景曰傷寒陰陽易之爲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小腹裏急或引陰中拘攣熱上冲胸頭重不能舉眼中生花一作眵千金翅加胞赤二字膝脛拘急者燒裩散主之

千金方曰交接勞復陰卵腫縮宜取婦人衣服以覆男子

龐氏曰陰陽交易陰陽相感動其毒氣着人如換易也男子病新差婦人與之交婦人得病名曰陽易婦人病新差男子與之交男子得病名曰陰易若二女二男則不相易然女犯男得病鮮有死者男犯女得

病治稍緩則死無一生者又若女犯男而男自勞復則女不病男犯女而女自勞復則男得病亦輕富貴之家雖知其事後生忽恣意犯之多致不救田野之家蒙蒙昧昧只知傷寒能殺人因此死者又十有三四皆不知其所犯之由深可傷也宜服手足甲𥚃灰散陰頭毛際二穴灸之男女初得病者便服薤根鼠屎湯出汗愈灸陰頭百壯而卵縮未下者灸大敦二穴小炷七壯足大拇指旋毛上是穴

活人書曰陰陽易病男子則體重少氣陰腫入腹絞

痛婦人則裏急腰胯連腹內痛餘與仲景孫氏龐氏三家同又曰燒裩散猳鼠屎湯竹葉湯乾薑湯竹茹湯當歸白朮湯皆可選用雍曰男子用千金赤帛燒散爲奇

雍曰男子初病傷寒其毒雖未必重及其易人則多殺人過於本傷何哉蓋本病所感必先太陽膀胱經自表入裏其傳有漸易人之病隨感而入直傷膀胱與腎五藏不由經脉故其病只見裏症無表症病在臟不在經也至其所用藥必須隱穢之物與本藏相

侵者然後可取而逐之至於灸法亦必在隱惡之處

蓋病不在經絡之中不可取也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十五 終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十六

河南郭雍譔次

第十六卷缺此遺逸於元之初也